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靜修集卷七 遺文

元 劉因 撰

雜著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内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

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説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鷄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鶻鵃所以協鵝也喈喈所以協鷄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

曰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櫝著記

著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

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

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一而為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偶自二實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

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

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為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為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

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者為少而一爻變者居中

其靜與變皆老陰為多老陽為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

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卒勉强求合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紓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

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

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為巽之消而坤為乾之消巽為坤之長而乾為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為乾八八為坤以少為息以多為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為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

可以形上者又以為短於龜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為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兊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

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

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攷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櫝蓍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録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

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之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已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

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為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

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兊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兊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

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

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節彖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為渙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為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

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為節於節則為不節也此則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為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為亨與貞則異渙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

以亨為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為主庶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為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夫人遇節當以彖辭占故為言其義例之大略焉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聰昬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為瞻仰有側此心其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以頽撲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亶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日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末

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
其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
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其之立心自
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乎昔
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其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
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
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其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
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名即與使者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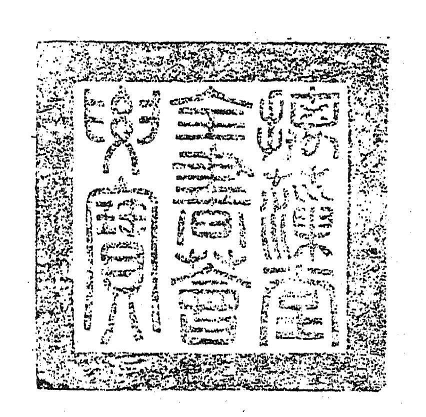
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某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

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綱紀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



曰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
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
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閤下俯加矜閔曲
為保全某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
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閤下始終成就之某再拜

靜修集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徐　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靜修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靜修集卷八二 遺文

元 劉因 撰

碑銘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寖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為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

始立之故首以公為監察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既而有今命焉予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者而尚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為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沿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勤

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攷其迹矣而
先公資質沈鷙豪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
於金貞祐之變即欲應募為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
西京帥黙寧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黙寧帥欲有
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真定得報歸
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内附國朝所置守帥馬佚
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户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
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于俘虜鳳翔之役太

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況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耶遂盡匿巳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蘸卜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卿王仲暨王祿楊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者皆力為營捄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

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為州之横山人公之曽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禄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生子威平平早世威即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伸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為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蹄筋翎根别為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

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孰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為表給衣廪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于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為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撒振等諸孫謙諧

誼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擻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為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尚未既而拱有才氣謙既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宮而諧亦穎悟予他日又

可以攷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葢有嗟其屈者謂天道之或愆今曄其華貴及丘原亦有嗟者謂賦與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而循環不輕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玄鐵符握黄金色寒翠屏雷裂瀚海雲飜有物蕩盡再造乾坤有惻天心莫抹其然孰其庇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秉此時而騰騫孰其誘之孰其

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劉雲郁乎相輝一代人文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驄馬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氷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户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巴延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秉此際會思効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户劉

公潭以世襲上百户攝行千户事將七百人屬今尚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州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為真千户明年以攻下欝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爾哈雅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

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為萬户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嚴州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户數名故有百千萬户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置總管以為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

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為美官而至佩虎符為萬户則又為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冢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叙先世名跡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姿榦奇偉氣略過人當金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真定皆為金守易定之間大為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

城守相為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為祁陽府令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為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捄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捄之時天大雪深三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為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

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户戍亳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殁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陰

銘曰

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奠淮夷厭分裂耶孰徹藩籬白雁一舉横絶天池彼瘴海兮藏鯨鯢巨鬣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

貔奮髯一呼黎山為摧强黎是雠罷民之依彼祥雲瑞日固為可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挽强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兹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圍蓋三世受封而後咄咄益奇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于祁黄蕉丹荔當一酹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巴延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

子曰此皆臣收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為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今致仕後衛總管清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趫過人雖自幼以官家子從軍為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予故聞其勲爵行事也習壬戌憲宗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却敵攻諸栅先登至崇慶卒遇敵江浹奪戰艦中統元年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武至吉河三

年李璮叛將兵隷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衆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為衙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至郢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刦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真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

先登拔其城又略定蘇秀二州此其功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子清牒為百户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為千户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為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為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為千户凡六被璽書再授符節憲宗南征時詔賞白金一錠北征時今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時親王為大將者賞白金半錠渡江時丞相賞馬一

疋白金一鋌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誤為賊所汙者數十人死拜衛率讓其同列先已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効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為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衆共殺丙以復所事雠其衆遂推為長後大帥桑節丹略地燕南乃以衆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衆為權府如古

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沈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為銘

予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已蓋史家變例故公勲爵亦宜

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龔公職

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吁其好還臥榻不容白鷹載飛于彬益雄有翼而從咸

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至於

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酹以告其先曰疇昔生男

不愧矢蓬留後復雖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欒幽崇龜

螭而豐銘以賁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温娶周氏生永福少多才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為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都城課税比五品京官實為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宫公甫弱冠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

近密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宮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宮官屬為家丞蓋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為貳又別置儲用司掌貨幣出内以公廉恐特令兼之前後所涖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禄如故復上言既不事事而禄食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

方許至元廿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宮舊臣老成練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天子目之良久以為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廿八年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羣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皇太子㠯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歎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既

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宫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資孝友為人誠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嫠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内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為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総管秩視九

卿鵠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総管韓𧶼之子某次適集賢學士劉愻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是為臣則偉公得依確乎不移初仕東朝曰勤汝嘉允惟帝卿來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曰予孫往藩于懷疇咨家老作傅惟諧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嗚呼忠哉

玆惟公墟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為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為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黄金符為州長官

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衡隘別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為羣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羣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末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為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

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没從坐保伍為空公乃豫為符券為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為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為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翁然已為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筵齋廡庖厨惟備仍劃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為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

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巳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路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一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賁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其所賁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為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

時親至為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為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為先敎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勤儉有禮公既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内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

男四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闕)州國初
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相
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
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日而
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
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
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為俊民為

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幸如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公焉
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䁆然蓋
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跡其嬉遊泮水優柔魯城絃歌
不以兵壤既安且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阡大刻銘詩於
乎澤人勿替爾思

靜修集卷九 遺文三

元 劉因 撰

碑銘表誌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為清苑尹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恒州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

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至不少懈有御錯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之公至為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為政不事表暴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為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即壞亂其處已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為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導而東之東則縣

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既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畚鍤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為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磑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為斷理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磑仍聞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衝每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于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薪之吏得媒孽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

以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禄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絶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堠溝塹時伏盜其間公為墮其髙堙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鹽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廨在縣不可無遂劃之以起廨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得辠於上不敢得辠於下必為爭辨得其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

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為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謡公者而為之詩庶其上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為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為農勸歌之邑足以為吏勸歌之道路閭之思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興功名會此

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思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沈滯之思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𤏲焉膏腴彼鄰不知特以嚚水孰恤我飢惟耶律公出言若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

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棼今皆畫棋聞公車者更戒勿嬉旂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子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丘隅公行視之荷鍤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食于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羸癃公堂燕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于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

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為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

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録金源貞祐以來致死于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厲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捃諸小説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

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氷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

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于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于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于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彦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

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温良恭儉讓曾
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氷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
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者存有圓
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
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彦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

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官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為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静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即斷家事闢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别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歴歴如數目前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為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

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隷洛者即舉君授符而揔之後以将作如制數蒙寵賚巳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者老故人相與娱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娶景州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為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户任某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今上

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惟
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葢奇特之士厭於世
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
乃命弃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
加純一真人深為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一十五年
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
起家兩世貴顯後漸畀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
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宫

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丘壟之一事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辭嗚呼吾純一託跡玄虛既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為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迺為敘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

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榦兮如榦而枝前既有承兮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為稽伯陽之崇崇兮曰生與慈彼綿綿其不輟兮由段干而膠西物與道以為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號質
行家君始力學為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内附一軍分
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
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虜獲為常君獨不取
惟受田慕十户為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内從者大為
歉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
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
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

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尚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為琴數弄讀易一編即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為關洛州郡恒得以佳山水悦親籃輿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詠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内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甞偶為浮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

曰物理有代謝是旣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隷之也悉毁劵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祔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京兆判官遷知陜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兩浙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叅政果王承旨磐皆作詩

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閑靈臺為樂國也早勤耋歌時所職也彼蜚沖天伸此屈也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武强尉孫君墓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强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繼

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大幸四若等可念之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户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飢路隅甚至髡鉗黥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凌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强宗世亂受凌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為鄉人所推遂

得挺身樹栅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
吾挾是以没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
卒十日祔葬范原之先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
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真定武强人祖
泰父成皆業農稸粟嘗遇歲凶貸飢者不責償癸酉我
師略河間君始以所保栅附大城以降得賜官修武校
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封賞
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

長即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勲行軍百户繼忠本縣諸軍奥魯兵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為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户佩銀符輔行軍百户餘尚幼因為銘曰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莢秖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蕩焉崩離若閭熙熙吾幸所資一栅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

及涼風至止繒纊不儲哀哀履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孰不歆歆歔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强馬弱凌衆馬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

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為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巨民而復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辟于易山諸巖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仲禮易之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

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束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葬于河内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

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天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玆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斬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勣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峩峩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壻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玆實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為故攝行元帥事彦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弘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脩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將綱紀家政内而養

老撫孤使喪祭婚宦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盡憂至三刲股肉以進癰潰則親為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于河內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葬非古也婦人統于夫若特銘則尤為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為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

觀法于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壼彝於赫公族莫

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兹孤惸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毋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特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内之原得從以藏魄没其寧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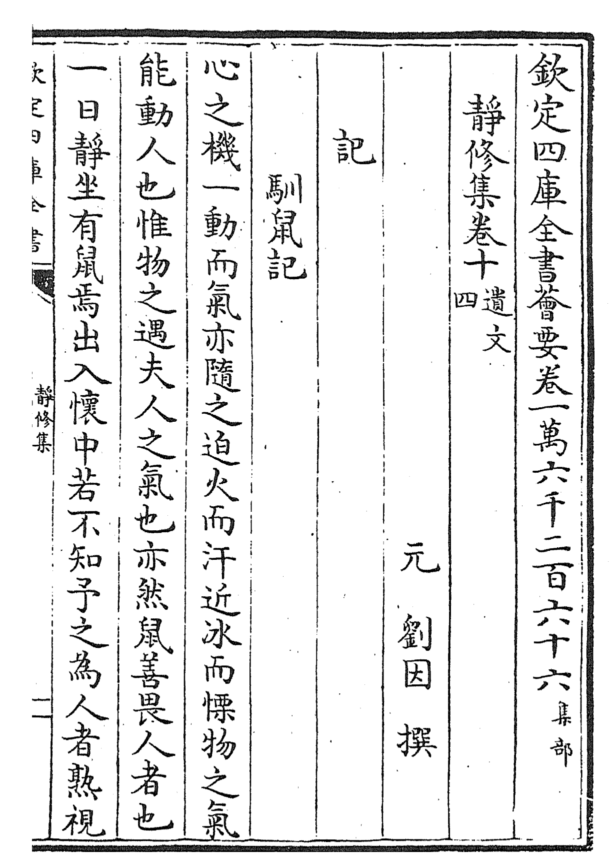
新安王生墓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毁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

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末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没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靜修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六十六 集部

靜修集卷十四 遺文

元 劉因 撰

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為人者熟視

之而亦不見其為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羣蜂近人凡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不暴于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

月三日記

何氏二鶴記

何氏所畜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畜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于予夫人天地之心也心故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

慈祥則彼物之浮沈於吾氣之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故猫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庄

可以比之葢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史曁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裴回撫卷而忘掩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一無之字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為脩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為者魏晉以來雖或為之然

而如閻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處己于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特以當時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

輩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則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善言文章以氣為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程子謂緑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況可以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

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暇姑書此于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饕餮古器記

或者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贏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為之攷定其為古器無疑而謂其象則饕餮之或者遂以劉敞吕大臨例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

强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惑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于古器物也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

城劉某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髙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壊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于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

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之一無之字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

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

夫道之體者皆洒然而無所累變通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

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為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為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鋭之勢必折於是乎為嬰兒為處子為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闇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抑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

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槖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怳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摶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

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老為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為者也夫有所不為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

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舉所係於此者

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于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葢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

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于麟則吾不得嘿嘿于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于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于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

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剥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郎城先生題以善慶且為之記允中别築亭為游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為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起夫善慶種德之意若

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脉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為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而下之也而我為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歳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歳之用也而來歳之用所以仰夫今歳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予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為廉使未嘗不以賑恤

罷民平反寃獄為事使河南時奏罷鎮南郎將為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為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為者然未足以知允中者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為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覆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

鶴菴記

或贄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庵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閒遠發為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

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心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為也然則名庵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

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為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況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庵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其記

遊髙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為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年耳已撤而為是矣噫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為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

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
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
也而遂不為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
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
與我安得茲遊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
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
用歎耶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
記

靜修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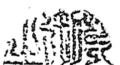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八第二頁前四行黙寧舊作謀年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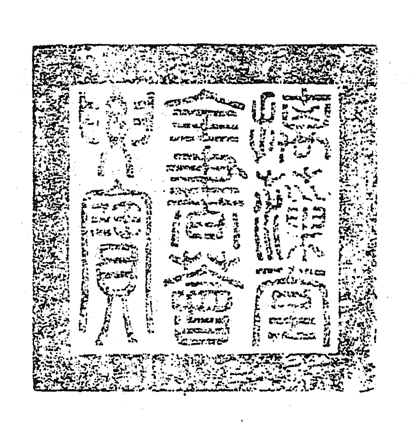
後四行蘇卜特舊作速不歹今改　五頁前七

行巴延舊作伯顔今改後倣此　後八行阿爾

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　十頁前七行桑節

丹舊作山赤丹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徐　壇